

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融合视域下大中小幼一体化渗透研究

胡金朝¹, 谢红雨²

¹内江师范学院, 四川 内江

²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四川 内江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5日

摘 要

在健康中国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的时代背景下, 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已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大中小幼生态素养培养存在学段割裂、内容碎片化、与健康教育融合不深等现实问题, 难以形成一体化育人合力。本文以大中小幼生态素养一体化培养为研究视角, 阐释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契合点, 立足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 构建纵向衔接、横向协同、知行合一的健康教育渗透模式, 旨在为推动生态教育与健康教育深度融合、完善全学段一体化育人体系、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生态素养, 一体化培养, 健康教育, 融合育人

Integrating Ecological Literacy into Health Education: A Study on the Seamless Implementation across Preschool to University Levels

Jinzhao Hu¹, Hongyu Xie²

¹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Sichuan

²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Sichuan

Received: June 12, 2026; accepted: July 28, 2026; published: August 5, 2026

文章引用: 胡金朝, 谢红雨. 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融合视域下大中小幼一体化渗透研究[J]. 职业教育发展, 2026, 15(8): 54-62. DOI: 10.12677/ve.2026.158315

Abstract

Under the contemporary background of synergistically advancing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literacy and health education have become crucial components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urrently, the cultivation of ecological literacy across universiti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kindergartens in China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fragmented educational stages, piecemeal content, and a lack of deep integration with health educ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orm a cohesive educational syner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cultivation,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intrinsic logic and value alignment between ecological literacy and health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at different educational stages, it constructs an infiltration model for health education that features vertical articulation, horizont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improving the all-stage integrated education system, and enhanc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competencies.

Keywords

Ecological Literacy, Integrated Cultivation, Health Education, Integrative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学生综合素养的培育要求不断提升, 单纯的生态教育或健康教育已难以满足新时代育人需求。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中, 生态文明建设与维护人民健康必须同频共振、协同增效。这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时代命题。生态素养与健康素养作为现代公民必备的核心素养, 其培育贯穿大中小幼全学段,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 也是衔接生态文明建设与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纽带。将健康教育有机渗透到大中小幼生态素养一体化培养全过程, 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 构建科学、系统的渗透模式与实施策略, 成为破解当前育人困境、提升育人质量的必然选择, 也是落实两大国家战略、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举措。基于此, 本研究立足我国教育实践, 聚焦大中小幼生态素养一体化培养中的健康教育渗透问题, 破解当前育人困境, 为二者的深度融合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本研究将“渗透模式”的核心内涵界定为一种基于“具身认知”的教育生态重构过程。区别于传统的“注入式”教学, 该模式强调身体体验与认知发展的双向互动, 认为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的融合不应局限于知识的叠加, 而应根植于学生在特定教育情境中的身体感知与情感共鸣。这一界定与杜威(Dewey)的“做中学”理论及当代“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理念形成了深层的学术对话[1]。

在国际视野下, 西方学界关于课程整合的研究已从早期的“多学科拼盘”转向“跨学科主题式学习”(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Based Learning)。例如, 美国环境教育工作者手册(NAAEE, 2019)强调将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纳入 K-12 课程体系, 这与我国当前的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借鉴这些国际经验, 本文主张在大中小幼一体化建设中, 打破学科壁垒, 构建以“生态健康”为核心议题的“超学科”

(Transdisciplinary)课程群, 从而在理论层面实现从“知识传授”向“素养生成”的范式转换。

2. 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的内在契合性

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看似属于两个不同的教育领域, 但二者在价值目标、内容体系、育人路径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 这种契合性为二者的深度融合、实现一体化培育提供了可能与基础, 也是将健康教育渗透到生态素养一体化培养中的核心前提。

2.1. 价值目标契合于促进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健康的和谐发展

生态素养培养的核心价值目标是引导学生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 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生态责任与环保行为, 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健康教育的核心价值目标是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理念,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提升身心健康水平, 促进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二者的价值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导向, 以“和谐发展”为核心追求。

从本质上看, 生态素养与健康素养的培育, 都是为了培养具备正确价值观、良好行为习惯、责任担当的现代公民。生态环境的健康是人类健康的基础, 人类的健康行为也会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 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2]。

2.2. 内容体系契合于生态认知、生态行为与健康行为的高度关联

生态素养的内容体系主要包括生态认知、生态情感、生态态度、生态行为四个维度, 而健康教育的内容体系主要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环境健康、社会适应四个维度, 二者的内容体系存在高度的关联性与重叠性, 为相互渗透提供了具体载体。

在生态认知与环境健康方面, 生态素养中的生态认知(如生态系统、生态规律、环境污染等)与健康教育中的环境健康(如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如何预防环境相关疾病等)高度契合。学生在学习生态系统知识时, 能够了解到空气污染、水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进而树立环境健康意识; 在学习环境污染治理知识时, 能够掌握保护生态环境、维护自身健康的具体方法。在生态行为与健康行为方面, 生态素养中的生态行为(如节约资源、垃圾分类、低碳出行等)与健康教育中的健康行为(如健康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等)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垃圾分类不仅能够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也能够减少病菌传播, 维护公共卫生与人体健康; 低碳出行不仅能够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 也能够增强体质, 促进身体健康。此外, 生态情感与心理健康也存在内在关联, 热爱自然、参与生态保护能够缓解心理压力, 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而心理健康的个体也更能够主动关注生态环境、践行生态行为。

2.3. 育人路径契合于实践体验、习惯养成与价值认同的培育导向

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的育人路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均强调“知行合一”, 注重实践体验、习惯养成与价值认同[3], 而非单纯的知识传授, 这种契合性为健康教育的渗透提供了可行的路径支撑。

在实践体验方面, 生态素养的培育需要通过户外实践、生态调研、环保活动等方式, 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自然、理解生态规律, 提升生态认知与生态行为; 健康教育的培育也需要通过实践活动、生活体验、健康演练等方式, 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健康知识、养成健康习惯。组织学生开展“校园植树”“垃圾分类实践”等活动, 既能培育学生的生态素养, 也能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环保与健康的关联, 渗透健康教育内容; 组织学生开展“健康生活打卡”“环境健康调研”等活动, 既能培育学生的健康素养, 也能让学生在实践中践行生态行为, 渗透生态教育内容。

在习惯养成与价值认同方面, 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均强调长期培育, 注重引导学生将生态理念、健康理念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 外化为具体的行为习惯。生态素养的养成需要长期的引导与实践, 让学

生逐步形成环保意识与生态行为习惯;健康教育的养成也需要长期的渗透与培育,让学生逐步形成健康理念与健康生活习惯。二者的育人路径均注重“潜移默化”,通过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家庭熏陶等多种载体,实现价值认同与习惯养成的统一,这也为健康教育渗透到生态素养一体化培养中提供了便利条件。

3. 大中小幼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融合的现实困境

当前我国大中小幼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的融合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学段割裂、融合不足、路径单一、保障薄弱四个方面,这些困境严重影响了一体化育人的实效,制约了学生生态素养与健康素养的协同提升。

3.1. 学段割裂造成各阶段教育目标与内容缺乏衔接

大中小幼各学段在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的目标设定、内容设计上缺乏系统性规划,存在明显的学段割裂现象,导致一体化培养难以落地。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目标设定缺乏梯度衔接,各学段的培养目标重复或断层[4]。具体表现为:幼儿园与小学的生态教育目标均聚焦于“感知自然、了解基本生态常识”,缺乏梯度提升;中学与大学的生态教育目标均聚焦于“生态责任与环保行动”,但内容深度不足,未能体现学段差异。健康教育的目标设定也存在类似问题,各学段均侧重“生理健康与生活习惯”,缺乏针对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个性化目标,如幼儿阶段侧重生活习惯养成,大学阶段侧重健康责任与社会服务,但实际教学中未能有效区分。

二是内容设计缺乏系统性,存在重复、断层与脱节现象。现有研究与教学实践表明,我国大中小幼各学段生态教育与健康教育的内容设计缺乏统筹规划,低水平重复问题突出,如“垃圾分类”“节约资源”等内容在小学、中学反复出现,而“生态健康理念”“环境健康治理”等深度内容则缺乏梯度设计;同时,学段间内容衔接存在明显断层,如小学阶段的生态常识与中学阶段的生态系统知识缺乏有效衔接,幼儿园的健康习惯培养与小学的健康教育内容脱节。此外,各学段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未能形成统一的内容体系,导致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的融合缺乏系统性与连续性。

3.2. 融合不足引发生态教育与健康教育“两张皮”现象

当前,生态教育与健康教育在实践中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融合程度不足,形成“两张皮”现象,难以实现协同育人。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学科界限明显,缺乏跨学科融合。生态教育多隶属于生物、地理等学科,健康教育多隶属于体育、卫生等学科,学科之间缺乏沟通与协作,课程内容相互独立,未能实现有机融合。如生物课讲解生态系统知识时,未结合环境健康对人体的影响;体育课讲解健康知识时,未结合生态环境对健康的作用,导致学生难以建立生态与健康的内在关联。

二是融合理念不足,教师融合意识薄弱。从融合育人的实践逻辑来看,理念认知是实践落地的核心前提,而当前生态教育与健康教育的融合实践面临着理念层面的深层壁垒。一方面,教师作为教学实施的核心主体,对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的内在契合性、协同育人价值缺乏系统性认知,仍固化于二者分属不同教育领域的传统思维,难以形成融合育人的主动意识;另一方面,受传统分科教学模式的长期影响,教师普遍缺乏跨领域融合教学的能力储备,难以在日常教学中实现二者的有机渗透与深度结合。与此同时,学校层面的融合育人理念普遍存在“悬空化”问题,部分学校虽提出了相关育人理念,但并未构建起配套的实施体系,理念仅停留在口号层面,缺乏具体的融合路径与实施方法,无法为教师的融合教学实践提供有效支撑。

三是融合内容表面化,缺乏深度融合。现有融合实践多停留在表面,仅简单将生态知识与健康知识结合,缺乏对二者内在逻辑的挖掘与整合。如部分学校在开展环保活动时,简单加入健康知识讲解,未能将生态行为与健康行为深度结合;在健康教育课程中,偶尔提及生态环境的影响,未能系统融入生态素养的培育要求,导致融合效果不佳。

3.3. 路径单一体现为以课堂讲授为主且实践体验不足

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的培育均强调实践体验,但当前我国大中小幼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的融合路径较为单一,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实践体验环节严重不足,难以实现知行合一。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学方式单一,缺乏创新。在现有分科教学的制度框架下,多数学校的生态与健康融合授课仍沿用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倾听”的单向灌输模式,缺乏情境教学、项目式学习、跨学科探究等创新方式。课堂教学多以知识传授为主,忽视了学生的情感体验与行为养成,导致学生虽然掌握了相关知识,但难以将其转化为具体的生态行为与健康行为。

二是实践活动形式化、碎片化,缺乏系统性。部分学校虽然开展了生态实践与健康实践活动,但活动形式单一、缺乏规划,多为阶段性、临时性活动,难以形成常态化、系统性的实践体系。实践活动多以“宣传教育”为主,缺乏动手实践、探究体验等环节,学生的参与度不高,难以实现生态素养与健康素养的协同提升。此外,实践活动缺乏与家庭、社会的协同,仅局限于校园内部,难以形成育人合力。

3.4. 保障薄弱凸显于师资、课程与评价机制的体系不健全

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的深度融合,需要完善的保障机制作为支撑,但当前我国大中小幼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融合的保障机制尚不健全,主要体现在师资、课程、评价三个方面。

在师资方面,教师的融合教学能力不足,师资培训不到位。当前一线教师普遍缺乏生态健康融合教学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对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的内在关联了解不深入;从培训现状来看,仅有极少数教师参加过生态健康融合教学相关的培训,且培训内容多为理论讲解,缺乏实践指导,难以提升教师的实际教学能力。此外,部分学校缺乏专职的生态教育与健康教育教师,多由其他学科教师兼任,难以保证教学质量。

在课程方面,缺乏统一的课程标准与教材体系。当前,我国尚未出台大中小幼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融合的课程标准,各学校的课程设计缺乏统一的指导,内容选择、教学安排存在随意性。同时,缺乏系统的融合教材,现有教材多为单一的生态教育教材或健康教育教材,缺乏将二者有机融合的教材资源,导致教师在教学中难以找到合适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素材。

在评价方面,评价体系不完善,评价导向存在偏差。当前,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的评价多以知识考核为主,忽视了学生的行为养成、情感态度等方面的评价;评价方式较为单一,多采用笔试、问卷等方式,缺乏过程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此外,评价结果未与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教师的绩效考核有效挂钩,导致学校、教师对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融合的重视程度不足,难以推动融合育人的深入开展。

4. 大中小幼生态素养一体化中健康教育的渗透模式

健康教育对生态素养的渗透,不是物理上的“1+1”拼盘,而是化学上的“离子交换”。生理健康是生态感知的生理基础,心理健康是生态情感的心理支撑,社会适应是生态责任的行为外化。基于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的内在契合性,结合当前大中小幼一体化培养的现实困境,立足不同学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本文拟构建“纵向衔接、横向协同、知行合一”的健康教育渗透模式,实现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的深度融合,推动全学段一体化育人。该模式以“协同育人”为核心,以“学段衔接”为基础,以“实践体验”为路径,确保健康教育能够有机渗透到生态素养一体化培养的全过程。

4.1. 幼 - 小 - 中 - 大分段递进设计纵向衔接模式

纵向衔接模式是大中小幼一体化培养的核心,其核心是根据幼儿、小学、中学、大学四个学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构建梯度化的健康教育渗透目标与内容,实现各学段的有效衔接,避免重复与断层[5],

确保生态素养与健康素养的逐步提升。

4.1.1. 幼儿阶段：具身感知与习惯萌芽

幼儿阶段(3~6岁)的学生身心发展尚未成熟, 认知水平较低, 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 因此, 健康教育渗透的核心是“感知自然、养成习惯”。渗透目标: 引导幼儿感知自然的美好, 初步了解自然与自身健康的关联, 养成基本的健康生活习惯与简单的环保行为。渗透内容: 通过游戏、绘本、户外体验等方式, 让幼儿认识常见的动植物, 了解自然环境(如空气、水)对健康的影响; 培养幼儿勤洗手、勤通风、不随地吐痰等健康生活习惯; 引导幼儿参与简单的环保行为, 如不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等。渗透路径: 将健康教育内容融入幼儿的一日生活、游戏活动中, 如通过“爱护小树苗”游戏, 渗透环保与健康理念; 通过绘本阅读, 讲解自然与健康的关联[6]。此阶段遵循“高体验、低认知”原则。重点不在于传授抽象的生态概念, 而在于通过“多感官通道”的刺激, 建立身体与自然的初步连接。例如, 通过“赤足行走”感知土壤的温度与湿度, 通过“自然寻宝”游戏锻炼大肌肉群运动能力。健康教育的渗透点在于“生理节律的建立”, 如顺应四季变化的作息调整、基于触觉体验的卫生习惯。

4.1.2. 小学阶段：具象认知与行为关联

小学阶段(7~12岁)的学生认知水平逐步提升, 能够理解简单的逻辑关系, 开始形成基本的价值观与行为习惯, 因此, 健康教育渗透的核心是“了解常识、建立关联”。渗透目标: 引导学生了解基本的生态常识与健康常识, 建立生态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内在关联,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与环保行为。渗透内容: 讲解简单的生态系统知识(如植物的光合作用、垃圾分类的意义), 了解空气污染、水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讲解生理健康知识(如营养均衡、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心理健康知识(如情绪管理); 引导学生参与垃圾分类、节约水电等环保行为, 养成健康的饮食、作息习惯。渗透路径: 将健康教育内容融入语文、数学、科学、美术等学科教学中, 如科学课讲解生态常识时, 结合环境健康知识; 开展“生态健康小卫士”主题活动, 让学生在实践中建立生态与健康的关联。此阶段侧重于“事实性知识”的积累与“因果逻辑”的建立。教学内容应从“好玩”转向“知道为什么好玩”。例如, 在观察植物生长时, 引入简单的数据记录(如测量身高与树苗高度的对比), 建立“生长环境-身体健康”的量化感知。重点培养“基础公共卫生素养”, 如理解水源污染与肠道疾病的关系, 掌握基本的急救技能(如止血包扎), 实现从感性体验到理性认知的过渡。

4.1.3. 中学阶段：理解规律，树立健康责任意识

中学阶段(13~18岁)的学生认知水平显著提升, 能够理解复杂的生态规律与健康知识, 开始形成独立的价值判断, 因此, 健康教育渗透的核心是“理解规律、树立责任”。渗透目标: 引导学生理解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 掌握生态健康与人体健康的内在逻辑, 树立生态责任与健康责任意识, 践行科学的环保行为与健康行为。渗透内容: 深入讲解生态系统的组成与运行规律、环境污染的治理方法, 了解生态失衡对人类健康的长期影响; 讲解心理健康、青春期健康、传染病预防等知识, 掌握自我健康管理的方法; 引导学生树立生态保护与健康促进的责任意识, 参与生态公益活动与健康宣传活动。渗透路径: 开展跨学科探究活动, 如“生态环境与传染病预防”探究, 融合生物、地理、健康等学科知识; 组织生态调研、健康宣讲等实践活动, 提升学生的责任意识与实践能力。

区别于小学的片段化认知, 初中阶段需引入“系统动力学”视角, 理解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例如, 分析碳排放如何通过大气环流影响全球气候, 进而导致传染病谱的改变。此阶段的健康教育重点在于“青春期身心适应”与“环境风险规避”, 如探讨电子垃圾对生殖健康的影响、网络成瘾对心理生态的破坏,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风险预判能力。高中阶段应超越具体的知识点, 上升到“伦理决策”层面。通过引入“气候正义”、“代际公平”等议题, 引导学生进行价值辨析。健康教育则侧重于“健康治理与领

导力”，如组织学生调研社区的空气质量数据并撰写提案，或设计校园节能减排方案。此阶段旨在培养学生的“生态公民”意识，为其进入大学或社会奠定责任基础。

4.1.4. 大学阶段：践行理念，具备社会服务能力

大学阶段(19~22岁)的学生认知成熟，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实践能力，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健康教育渗透的核心是“践行理念、服务社会”。渗透目标：引导学生践行生态健康理念，掌握生态健康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具备生态保护与健康促进的社会服务能力，成为生态健康理念的传播者与践行者。渗透内容：深入学习生态健康理论、环境健康治理、健康促进等专业知识；开展生态健康相关的科研实践与社会实践活动，如生态环境调研、健康公益服务、环保项目推广等；引导学生将生态健康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与职业规划，践行低碳生活、绿色消费等行为[7]。渗透路径：开设生态健康相关的选修课、讲座，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组织学生参与生态健康相关的科研项目、志愿服务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服务能力。

4.2. 课程、活动、文化、家庭社会联动的横向协同模式

横向协同模式是实现健康教育有效渗透的重要保障，其核心是打破学科界限、校园界限，构建“课程渗透、活动载体、文化熏陶、家校社协同”的全方位渗透体系，形成育人合力。

4.2.1. 课程渗透，跨学科融合与日常教学融入

打破学科界限，将健康教育内容有机融入生态素养相关的各类课程中，实现跨学科融合。例如，在生物课中，讲解生态系统知识时，融入环境健康、传染病预防等内容；在地理课中，讲解生态环境分布时，融入区域健康差异、环境健康治理等内容；在体育课中，讲解体育锻炼与健康的关系时，融入低碳运动、生态体育等理念；在语文课中，通过散文、诗歌等文体，传递生态之美与健康理念[8]。同时，结合各学段的特点，开设生态健康相关的校本课程，如幼儿园的《自然与健康》、小学的《生态健康小常识》、中学的《生态与健康》、大学的《生态健康导论》，丰富课程内容，实现健康教育的常态化渗透。

4.2.2. 活动载体，实践体验开展与知行转化促进

以实践活动为载体，将健康教育渗透到生态实践活动中，促进学生知行转化。构建“校园实践 + 校外实践”的活动体系：校园实践方面，开展垃圾分类、校园绿化、健康生活打卡、生态健康主题班会等活动，让学生在校园生活中践行生态行为与健康行为；校外实践方面，组织学生走进公园、植物园、污水处理厂、社区等场所，开展生态调研、健康宣讲、环保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生态环境与健康的关联，提升实践能力[9]。组织学生开展“校园垃圾分类实践”活动，既培育生态素养，也渗透卫生健康知识；组织学生走进社区开展“生态健康宣讲”活动，既传播生态理念，也普及健康知识。

4.2.3. 文化熏陶，潜移默化浸润与价值认同强化

构建“生态 + 健康”的校园文化体系，通过环境布置、文化宣传等方式，潜移默化地渗透健康教育理念，强化学生的价值认同。例如，在校园内设置生态健康宣传栏、文化墙，宣传生态知识与健康知识；打造校园生态景观，种植花草树木，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校园环境；开展生态健康文化节、主题演讲、征文比赛等活动，营造“人人关注生态、人人重视健康”的校园氛围[10]。同时，将生态健康理念融入校园规章制度，如制定校园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健康生活公约等，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4.2.4. 家校社协同，多方联动发力与育人渠道拓宽

打破校园界限，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体系，拓宽健康教育的渗透渠道。学校方面，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通过家长会、家访、家校群等方式，向家长传递生态健康理念，引导家长配合学校

开展教育活动,培养学生的生态行为与健康习惯;家庭方面,家长以身作则,践行低碳生活、健康生活方式,为学生树立榜样,营造“生态+健康”的家庭氛围[11];社会方面,联动社区、环保部门、卫生部门、科研机构等,为学校提供实践资源与专业指导,开展生态健康公益活动,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例如,社区为学生提供实践场地,环保部门开展环保知识讲座,卫生部门普及健康知识,共同推动生态素养与健康教育的融合。

4.3. 知识传授-情感体验-行为养成一体化的知行合一模式

知行合一模式是健康教育渗透的核心路径,其核心是实现“知识传授、情感体验、行为养成”的有机统一,确保学生不仅掌握生态知识与健康知识,更能形成情感认同与行为习惯[12]。

4.3.1. 知识传授,系统讲解开展与认知基础夯实

结合各学段的梯度目标,系统讲解生态知识与健康知识,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如情境教学、案例教学、小组讨论等,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与实效性,让学生理解生态与健康的内在关联。例如,通过案例分析,讲解空气污染对人体呼吸系统的危害,让学生掌握保护生态环境、维护自身健康的知识;通过小组讨论,探讨“如何践行生态健康生活方式”,让学生主动思考、主动学习。

4.3.2. 情感体验,情感共鸣激发与价值认同强化

通过实践体验、情感熏陶等方式,激发学生对自然的热爱、对健康的重视,强化学生的生态情感与健康情感认同。组织学生走进自然,感受自然的美好,激发学生的生态保护意识;通过观看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导致健康问题的纪录片,让学生认识到生态保护与健康促进的重要性;通过分享生态健康相关的感人故事,激发学生的责任意识与情感共鸣。

4.3.3. 行为养成,实践环节强化与行为习惯养成

通过常态化的实践活动、行为引导,让学生将生态知识、健康知识转化为具体的行为习惯,实现知行合一。建立学生生态健康行为档案,记录学生的环保行为与健康行为,定期进行评价与反馈;开展“生态健康行为标兵”评选活动,激励学生践行生态健康生活方式;通过家校社协同,强化学生的行为养成,让生态行为与健康行为成为学生的自觉行动。

5. 模型推广的现实阻滞与渐进式应对逻辑

尽管“纵向衔接、横向协同”的渗透模式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但在实践推广中仍面临制度、师资与资源的三重现实阻滞。构建有效的应对策略,是确保该模型从“顶层设计”落地为“基层实践”的关键。

5.1. 制度层面的阻滞与“学分银行”机制的引入

当前大中小幼各学段分属不同的行政管辖范畴,且缺乏贯通式的评价标准,导致一体化培养容易陷入“上下脱节”的困境。对此,应探索建立“生态健康素养学分银行”制度。该机制允许学生不同学段获得的生态实践学分、健康行为记录进行累积与转换。例如,小学阶段的“垃圾分类小能手”认证,可折算为初中社会实践学分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渐进式改革路径”,逐步打破学段壁垒,建立纵向贯通的激励机制。

5.2. 师资层面的短板与“双师型”教师培养计划

现有教师队伍普遍缺乏跨学科的“生态-健康”复合型知识结构。针对这一痛点,需启动“跨学科教学胜任力提升计划”。一方面,依托师范院校开设“生态健康教育”微专业,对在职教师进行系统培

训;另一方面,建立“双师课堂”机制,即由生物/地理教师与体育/心理教师结对授课,共同设计跨学科教案。例如,在讲解“生态系统”时,由生物教师负责物质循环,体育教师负责讲解该环境下的户外生存技能与体能训练,从而解决单一教师知识结构不足的问题。

5.3. 资源层面的匮乏与“数字化资源图谱”的构建

为解决教材与资源不统一的问题,建议开发“大中小幼生态健康教育资源图谱”。这是一个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数字化平台,根据不同学段的认知特点,将全省乃至全国的生态教育资源(如湿地公园、污水处理厂、疾控中心)进行可视化标注,并配套相应的教学案例与课件。通过“多元化资源整合策略”,实现优质资源的跨区域共享,弥补偏远地区资源匮乏的短板。例如,系统可自动根据学生的GPS定位,推送附近湿地公园的“水质检测与人体健康”跨学科实践任务。

6. 结论

大中小幼生态素养的一体化培养,不仅是教育内容的衔接与整合,更是一场深刻的育人哲学变革。本研究突破了传统教育中“知先行后”或“重知轻行”的二元对立思维,将健康教育的渗透模式根植于“具身认知”与“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石之上,旨在构建一种全息、动态、共生的新型育人范式。在纵向上,该模式强调学段间的梯度适配,解构了幼、小、中、大各阶段的同质化教学壁垒,确立了从“习惯养成”到“社会责任”的递进式培养路径。在横向上,通过课程融合、活动载体与文化熏陶的多维联动,有效弥合了学科边界,实现了生态认知与健康行为的同频共振。该模式不仅回应了“健康中国”与“生态文明”双重战略对人才培养的内在诉求,更为重构全学段一体化的生态健康育人体系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范式。

基金项目

本文系内江师范学院高等/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培育项目《大中小幼学生生态素养一体化培养标准及培养模式研究》(课题编号:GJPY2402)阶段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Dewey, J. (1938)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Macmillan.
- [2] 张聪, 边林. 生态健康与人类健康——基于人与自然关系史的哲学思考[J]. 医学与哲学, 2015, 36(17): 25-29.
- [3] Sobel, D. (1996) *Beyond Ecophobia: Reclaiming the Heart in Nature Education*. The Orion Society.
- [4] 朱诗留. 大中小学一体化生态文明教育研究[J]. 品位·经典, 2025(19): 26-29.
- [5] 王晋, 贾慧莹, 曹舰文. 大中小学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培养的核心问题与推进措施[J]. 现代教育管理, 2026(3): 81-92.
- [6] 王雅涵. 生态教育理念下幼儿园自然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J]. 动漫界, 2026(9): 103-104.
- [7] 徐晨莹. 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培育困境与突破策略[J]. 环境教育, 2026(5): 32-35.
- [8] 彭清思, 程健, 陈实. 跨学科视角下的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探究——以地理学科为例[J]. 地理教学, 2024(11): 41-46+36.
- [9] 钱闰建, 胡春梅, 葛宁, 夏赟. 生态系统理念下“校家社”多维协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策略——基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需求的实证分析[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5, 47(12): 11-23.
- [10] 钱怡, 王晨曦, 宋戡垚. 大学生校园多维健康促进实施路径研究——基于社会生态学视角[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5, 42(7): 821-826.
- [11] 刘梦琪. 家校社协同模式下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探索——基于生态系统理论[J]. 新西部, 2024(11): 202-204.
- [12] 李迁玉, 王萌. 生态教育筑基, 育知行合一少年[J]. 环境教育, 2026(4): 122-123.